欢迎您的来稿

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万句》,被誉为中国版《百年 孤独》。这部横跨半个世纪、串联起数十个人物的小说, 以"话语"为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 隐秘的褶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句能"说到一 块儿去"的话,可大数时候却困在"说不到一块儿去"的 孤独里。当书页翻过最后一行,留在心头的不仅是主人公 杨百顺、牛爱国跨越两代人的漂泊,更是对人与人如何联

里。跟爹杨金山说不到一块儿,爹眼里只有"省钱"和 "面子",从不听他想学剃头、想跟老詹学打铁的心思; 跟兄弟杨百利说不到一块儿,兄弟满脑子是"占便宜" 连换盏灯都要算计;跟村里的伙伴也说不到一块儿,他琢 磨的是"手艺",别人聊的是"谁家的鸡丢了""谁家的 媳妇不孝顺"。唯有跟杀猪的老曾、喊丧的罗长礼在一起时,他才觉得"话能接上茬"。可这样的"能说到一块 儿",终究是短暂的,老曾去世,罗长礼离开延津,杨百顺的世界又成了一片"话的荒漠"。

两代人的命运,在"寻找能说话的人"这条线上惊人 地重合。杨百顺的儿子牛爱国,长大后在山西沁源开修车 铺,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可心里的孤独却一点没比父亲 少。刘震云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写透了孤独,而是写透了 孤独背后的渴望。后来,牛爱国带着母亲的遗愿,去河南 延津寻找"能跟母亲说上话的人",一路走下来,才发现 母亲当年的孤独,跟自己的处境一模一样。也是在这场寻 找中,牛爱国终于明白,父亲杨百顺当年的漂泊,不是 "不安分",而是"想找个能说话的地方"

小说里有句话反复出现,每次读都让人心里一沉: "一个人的孤独,不算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 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这句话像一根线,串起 了杨百顺、牛爱国,也串起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身 边何尝没有这样的人?父母想跟我们说说"家长里短",我们却总说"忙,没时间";伴侣想跟我们聊聊"心里的 委屈",我们却总说"别瞎想,多大点事";朋友想跟我 们谈谈"对未来的迷茫",我们却总说"别矫情,好好过

结、人如何与自己相处的长久叩问 小说的开篇,就将"话语"的分量砸在读者眼前:河南延津的杨百顺,打小就活在"说不到一块儿去"的困境

好的日子,也像没放盐的菜,寡淡无味。 《一句顶万句》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些"家 长里短、鸡毛蒜皮"。可就是这些"小事" ,却比任何 "大事"更能戳中人心。因为我们都在这些"小事"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也曾为"没人能说上话" 眠,也曾为"找到一个能懂自己的人"而欣喜,也曾在 "说不到一块儿去"的关系里挣扎。刘震云用最朴素的语 言写最真实的人生,让我们明白:所谓"人生",不过是 "一句话找另一句话"的过程;所谓"幸福",不过是有

日子"。我们总以为"日子过好了就行",却忘了"日子

是过给心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心里的话没人听,再

个人能跟你"说到一块儿去" 合上书,窗外的车水马龙依旧,可心里却多了一份柔 软的清醒。我们或许还会在"话语的迷局"里打转,或许 还会遇到"说不到一块儿去"的人,但至少我们知道了 "寻找"本身的意义——不是一定要找到那句"顶万句" 的话,而是在寻找的过程中,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 跟自己的孤独和解。就像牛爱国最后离开延津时想的那 "日子还得往下过,说不定哪天,就能遇到个能说上 人。"这份对"联结"的期待,或许就是刘震云留给 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山东作家李木生的散文集《火凤凰》, 我读了 几遍,回味无穷

李木生有解读生命独到的视角,对生命有透彻的领 在《过了五十》中,他写道:"人生不如意者有八 九,也会有脆弱、后悔,甚至泄气无奈的时候。那就不妨 歇歇,喘口气,再打上一盆热水烫烫脚、解解乏,或者干脆 沉沉地睡上一觉。等新的太阳升起时,就会感到新的力量又 重新回到了身上。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妈妈的突然离 一下子缓不过来,失眠、厌食、多病,欲将我推向抑郁的深 "母亲总不可能陪伴儿女一辈子,总是要离开我们。人生就 是这样前仆后继, 必须要想透放下。妈妈就是走了, 但她的爱还 在。她会在天上看顾着你,并期待你的快乐与幸福。你现在只有真 正的快乐起来,妈妈才会放心并快乐……"看完李木生的作品,我 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悟, 我觉得妈妈从未消失, 我会带着她的爱好

《七十如崖》等关于生命韧性的文字,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最深刻的治愈,不是逃避伤痛,而是学会与痛苦共处时,依然保 有向阳牛长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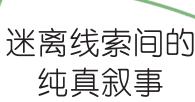
李木生是有大爱之人,无论对人还是对物,都充满悲悯与热爱 他在《被露水打湿的月亮》中写道: "月亮是宇宙间最伟大的 倾听者,它承载着人间的悲伤,是苦难的倾诉对象……"他在 《冬荷》中写道:"冬日的荷是从冰雪中生的,历垢世而弥新弥 净。更有爱的宣言写在冰雪之上——干枯了也要拥抱着,共同 迎受着寒风,等待冰消雪融的日子; 既然灾难不可避免, 那 就相挨着相慰着一起冻结于冰雪之上,携手承受苦

> 李木生笔下的自由,不是放纵不羁,而是灵魂的独 立与精神的超越

他在《梭罗与他的瓦尔登湖》中写道,"那种不 受污染的干净与朴实,那种包含着爱与美的细节的大 自然品格,那种绝不向世俗妥协的自由的童真……"梭罗的自由,是他一生永恒的追求,他既 能在精神的高空翱翔,又能在现实的土壤扎根,且 有着看透生活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智慧。

最让我震撼的是《火凤凰》中的描述: 是满天的云彩一起投胎在宇宙最华丽的子宫,生出 了这样一只独一无二的自由之鸟。可它又轻灵无 比,每一根羽毛都似乎在风中抚动,羽毛所组成的 分明的层次里,就有了欢乐与光明的韵律,一如夏夜银河里粼粼的波光……"那只浴火重生的凤 凰,在文字中展开的不仅是绚烂的羽翼,更是一 面自由的旗帜。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美,从来 都是对自由的礼赞。每一次审美的心跳,都是灵 魂在回应自由的召唤。

掩卷深思,关于生命、爱与自由的思考 仍在心中激荡。惊叹文字之精妙,李木生 用温暖的笔触告诉我们:生命因爱而温 暖,因自由而精彩;爱需要生命的承 载,需要空间的自由,自由又是爱 的延伸



作家需要有独立的思考,作品方能拥有独特的意味。潍坊 作家闫庚卉发表于《剑南文学》的短篇小说《地中海式早餐》无 意中构建了独特的意趣,通篇迎面而来的纯净、通透感,让人在忧 伤中寻到一丝释然。

从远方来的人带来了远方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不确定的。小说的 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使得小说既清晰又迷离,这种迷离使得读者会换个 角度来思考生活本身的含义。

作家的风格干干万,哪种风格最终的指向是其背后隐藏的含义。《地 中海式早餐》通过一个叫安妮的画画女孩的出现,层层推进,漫不经心, "我趴在厨房的窗户上,看着安妮走在小区坑洼的路上,她 跳跃的样子十分迷人,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她,压低帽沿的棒球帽让她显得 十分神秘。看着安妮远去以后,我偷偷地潜伏进她的房间,被子板板正正 地叠好, 枕头放在被子上, 旁边的写字桌上一本敞开的书, 用镇纸压 着,椅子半拉开在桌子旁边,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坐下,拿开镇纸,那 书上的一段话被安妮用红色碳素笔画了曲线,像是红色的波浪……"小 心思里藏着对于世界的热爱,是读罢这篇小说的最初感觉

小说骨架需要线索,线索即故事本身,每一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 叙事风格,也就是讲故事的方法不尽相同,这才形成自己的辨识 度。小说家需要不停地写下去,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并希望 自己的作品一直在成长,一直都拥有青春期的不稳定,像人 生最美丽的时刻。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童年视角的作 品,著名作家苏童新近出版的《好天气》是童年视 角,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通向蜘蛛巢的小 径》也是童年视角,《地中海式早餐》没用 童年视角,而是选择了以成人的视角构 建了比孩童还要纯真的气味, 这更是难得。

